

运河长篇
小说丛书

修炼

北方文艺出版社

阿 瞅 著

运河长篇
小说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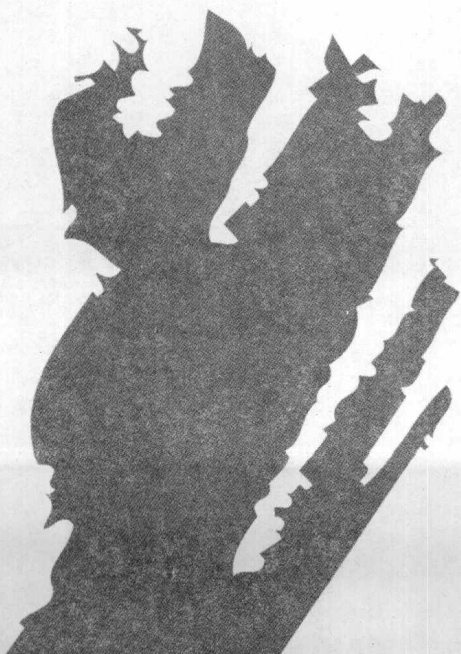
修炼

阿
漱
菩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北方文艺出版社

张宝玺 王梓夫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修炼 / 阿瞅著.——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2007.12

(运河长篇小说丛书)

ISBN 978-7-5317-2238-0

I.修… II.阿…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77756 号

运河长篇小说丛书·修炼

作 者/阿 瞅

责任编辑/刘 薇

装帧设计/张 婧

出版发行/北方文艺出版社

地 址/哈尔滨市道里区经纬二道街 17 号

网 址/<http://www.bfwy.com>

邮 编/150010

电子信箱/bfwy@bfwy.com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东北林业大学印刷厂

开 本/645×920 1/16

印 张/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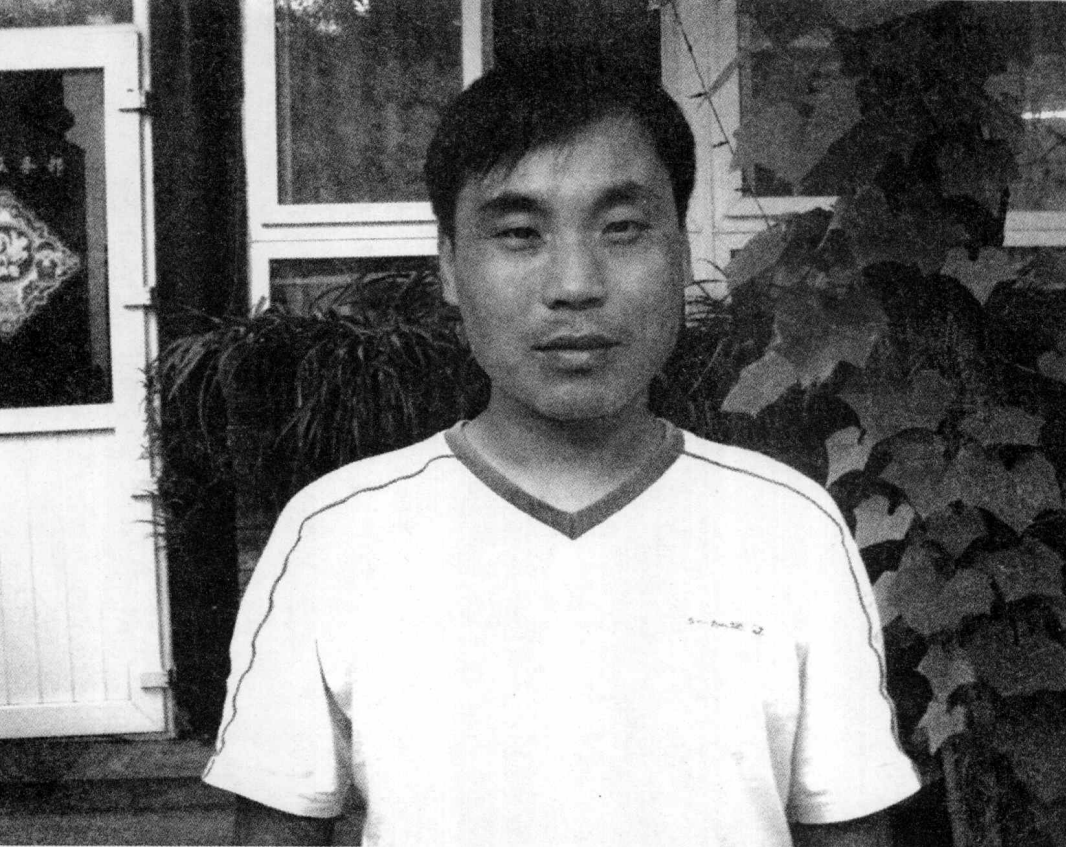
字 数/200 千字

版 次/2007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200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168.00 元(全六册)

书 号/ISBN 978-7-5317-2238-0



阿瞅,本名卢海涛,北京通州人。自幼酷爱文学,曾入伍当过兵,在邮局做过分拣工作,离开邮局后受生活所迫四处打工,足迹遍布十余个省市。从事工种几十个,其间积累了丰富的生活阅历,深刻体会社会底层人民生活的艰辛与疾苦。曾创作过《夕阳吻》、《当兵的日子》、《继承》、《修炼》等四部长篇小说。虽然大多至今未能出版,但仍然坚持笔耕不辍。

自 序

秋后三天热死牛，老祖宗说话忒实诚，哪怕对我们这些不肖子孙，也从无半句隐讳。经过连续两个白天的暴晒，胡同里臭美了没多久的槐花被烤成了干儿，成片成片的掉到地上。各处的游泳场所则再次爆满。更有甚者，那天卢磊突然惊叫：“哇，门被晒化了！”吓得我立即跑过去摸了摸，其时塑钢门只是有点软而已，您瞧，话搁到他嘴里说可就有水分了。

文学像个魔鬼一样已经纠缠我将近二十年了，结识宝玺和刘祥两位老师也已近十载。从文学少年变成文学青年……再过不了多久，恐怕也就只有文学老头等着我了。岁月就是这样毫不心慈手软地谋杀着一个鲜活的生命。

刘祥老师是个热心、质朴、循循善诱的好师长，在求教于他后的次年初，我的《当兵的日子》在《运河》上选载了一段。虽说这与最初的愿景依然相去甚远，但在当时已被碰得焦头烂额的根节上，对我确实是个不小的安慰。随之我又慕名拜访了张宝玺老师。

进了宝玺老师纸墨飘香的办公室，一副慈祥睿智的面孔映入眼帘。那次谈话时间虽然很短，但深感受益匪浅。临走宝玺老师将他的著作签名送与我，并嘱咐我道：“坚持，一定要坚持！”

后因生活所迫赴沪浪迹三年，其间与运河文学圈鲜有往来。转眼到了2004年，回京安顿好后便去找宝玺和刘祥两位老师，然而银地后面已一片狼藉，刘祥老师也早另谋他就了。几经辗转来到齐天乐园，那天见到了宝玺老师。他询问了我近几年的情况，并得知我有新的创作计划后，便细心地给我找出了一摞书及资料，并将他的新作再次赠与我。我走时他送出了门，语重心长地说：“坚持，一

定要坚持！”

很不争气的是，之后我应朋友之邀先后去了温州、广州、深圳……时间就这样被消磨了。再次见到宝玺老师是在2006年4月，那是一次巧遇，在新华联。当时的宝玺老师其实才大病初愈，体质较虚弱，我们那次谈话时间比较长。但临分手的最后一句话，至今仍在我的耳畔回荡：“坚持，一定要坚持！”

如今书要出版了，虽然没了多年前那份强烈的企盼与激动，但满腹的感恩之情溢于言表。在这里由衷的向两位老师和所有帮助过我支持过我的朋友们道声：“谢谢！”

2007年8月10日于东四七条

第一章

甲镇离市区很近,如果不堵车半个小时就能到天安门,可不堵车的时候很少,所以自从章良在中关村谋得这份下三烂但收入却还尚可的工作后,就决然地在附近租下了房子。他这样做当然不光是为了逃避每天在路上的颠沛流离,同时也摆脱了回到家中那份由来已久的压抑。

就像夏希寒所说的,闭门造车不是搞创作的方法,必须经常转换环境,哪怕从阳台挪到卫生间,也肯定会对你的文学事业有所帮助。这位发小的直言不讳对章良启发很大,以至在他安顿好新居后,第一个电话拨给家里,第二个便是打给他……

“嗨,哥们儿!我决定从家搬出来啦!”

“终于顿悟了,哈哈哈……”手机里传出夏希寒的声音。

“不是,我头几天不是刚换了个工作嘛,在中关村这边,离家也确实忒远……”

“嗯,嗯,嗯……还行吗?”夏希寒打断他的话反问道。

“还可以,离公司两站地紧挨着国图,就是民族大学对面的乙街公寓,我住的是3号楼1单元21层2102……”

“行行行,谁问你来着?说话跟你写的文章一样,不精辟!”夏希寒再次打断他的话,“我是问你新换的工作还行吗?”

章良做了个深呼吸。“咳,怎么说呢……职务是编辑策划,实际就是十来个人的小出版公司,主要搞人物大典和帮个别所谓的名人编编自传,偶尔也鼓捣两本盗版书之类的,而……”

“得,打住,明白了。”夏希寒第三次打断章良的话。“我跟你说道章良,甭管人家公司多龌龊,能按月开支不?至于别的,天塌下来有

个儿高的顶着呢……再说,你现在挣钱不挣钱是小事,关键是转换心境尽快混个媳妇,至于你的文学事业来日方长……这么多年下来的教训不都在眼前搁着呢吗?在这利欲熏心物欲横流的年月,谁有工夫看您那大作呀?更何况您写那玩意儿又不是真好!总之一句话,想弄出正常人喜闻乐见的东西,必须先做个正常人,深入正常人的生活……”

“那我現在算是正常人吗?”章良怔怔地问。

“嗯,向那个方向迈进了。”

“你丫真他妈恐怖,怎么越来越像我妈了?”章良坏笑着。

“我说的都是真的。”

“谢了,你还是守好你的老婆,看好你的儿子,开好你的黑车,踏实过你的正常人生活吧……咱们改日再聊。”章良准备按挂机键。

“哎哎,你什么时候搬?我给你拉过去,一脚油的事儿。”手机那头的夏希寒唯恐不及。

“早搬好了,现在就是躺在我的新居的床上给你打电话呢!”

“你丫这事儿办的倒挺利索。”夏希寒的语气显出惊奇。“行,有事儿言语声,甭嫌我苦口婆心,告诉你凡事旁观者清,Bye Bye。”说完他收了线。

章良随即将手机从耳边移到胸前,手机屏幕上立刻显现出通话时间三分五十九秒的字幕,章良不禁用嗤之以鼻的一笑,回敬了夏希寒在生活中的精细。手机很快恢复待机状态,一幅晶莹秀美的玉照,与移动公司的字标携手,及时填补了手机显示屏上的空白。通话结束,章良之所以没把手机丢到脑后,充分的理由已经显现在眼前。

手机屏幕上的女孩叫水清,章良恋爱三年的女友,现在屈指算来分手也快三年了。起初镶有他们合影的镜框,仍长期占据着章良床头柜的显要位置,直到大约一年前,他才在亲朋挚友们的感召下痛定思痛,亲手将它分解分类后投入楼道的垃圾桶里。同时扔进垃圾桶的还有一团面巾纸,他曾用它抹掉两滴在眼角徘徊良久的泪

珠以及鼻腔里多余的黏稠物。

章良父母对章良迈出的坚实一步大加赞赏，他们并不知道章良已经将水清的照片下载到手机上，甚至还一厢情愿的琢磨着，那个叫水清的姑娘，可能真的在章良心中已经成了过去，那么全家安定团结、幸福祥和的日子也就为期不远了……

房间内的时钟滴滴答答地响着。章良用拇指使手机翻盖复原，将握有手机的前小臂倒向床面，质量极好的床垫，像名恪尽职守的按摩师，不失时机地颤抖着他的整条胳膊。章良每次看到水清的影像都有一种不同的感觉，而且每种感觉都与快乐相去甚远，但他还是坚持每天使用手机前后都要看到它才肯作罢，好像不那样做，就不是一次完整的通话。有时他觉得自己像是在卧薪尝胆的勾践，每当有这种奇怪的想法他就觉得滑稽，便拐弯抹角地找到了乐趣。

这是一间大约十五平米，拥有卫生间和一个硕大的景观阳台的卧室，在这套三室一厅的公寓里属相对舒适独立的一间。那天在房子主人的引导下，章良一锤定音，在其中空着的两间里敲定了它。引得一度表情严肃的房东，也不禁释然而笑啧啧称赞起来……

“小伙子有眼光，你瞧这视野多开阔，要是晴天能看到中央电视塔，而且洗澡上厕所什么的也都方便，呵呵呵……以前这住着两个韩国女孩儿，八月份毕业刚回国……跟你这么说吧，我这房子自打去年装修完了到现在，这屋还没接待过国内来宾呢，哈哈哈……”

“那您把房租给我便宜点儿行吗？您看咱们都是炎黄子孙，而且又本乡本土的……”

“哟……”房东的笑声戛然而止，一副很难拿捏的表情浮现出来。“说实在的，这房租我可真没给你往多处说。”

“哈哈……没事没事，我跟您开个玩笑，就按咱们刚才说的，半年八千。”章良连忙嬉笑着打圆场。“我先给您五百块定金，剩下的十五号，也就是星期天上午搬过来的时候一起结清。”

“好吧！”房东僵硬的脸部表情松弛了，“不过你如果交一年房租可以按一万四算，我也是懒得老来回跑。”

“还是先交半年吧，您也知道这世界变化忒快！”

此时的章艮仰卧在床上，一天来的疲倦像无数条蚯蚓，从肌肉爬到汗毛孔向外张望着。他的身体远不及当兵那阵了，那时全副武装地跑个十公里越野似乎也不会像现在这么狼狈。很显然与水清这段纠葛多年的感情，已经影响到他的健康。眼前乳白色的吊灯紧紧贴着屋顶，一只黑色箱包打开着，许多物品凌乱地散落在它周围的柚木地板上，笔记本电脑孤零零地守护着茶几，不厌其烦地重复着同一幅画面：远处的高楼像寸草不生的荒山层峦叠嶂……

章艮松开掌心的手机，懒洋洋地坐起身，他打算在天黑之前，将这一天来未尽的事业收尾，耳边却盘旋着刚刚挂断不久的两个电话。夏希寒的主张居然和更年期的母亲如出一辙，凭这一点章艮便断然做出了夏希寒正在迅速向中年妇女进化的结论，这个论断刚一出炉，章艮自己也不禁瞠目结舌。

凌乱的房间很快被收拾妥当，章艮关好房门，准备去楼下的超市。刚穿过客厅，突见厚实的柚木门洞然大开，一对年轻男女像束阳光般照射进屋子。

“章哥，你出去？”

“章哥，嘻嘻……”

他们是邻屋的房客，章艮上午搬来时他们正打算外出，在房东热情的引介下彼此打过招呼。

“你好，你好……”章艮敷衍着溜出房门。

电梯很快把章艮送到地面，穿过被小区保安戒备森严的大门，章艮径直奔向附近超市旁的快餐店。随意填饱肚子，转而便进了超市，在满目琳琅的商品中迅速搜罗出牙刷、牙膏、毛巾、香皂和一箱听装啤酒……然后便欢快地打道回府了。

章艮抱着沉甸甸的啤酒箱，用胳膊肘扭开房门，见男孩和女孩正在厨房里热火朝天地烹制着大餐。“章哥，厨房我们先占用一下，要不等做好咱们一起吃点儿得了！”男孩探出头来说。

“章哥，嘻嘻……”女孩的脸也迅即在厨房门口闪现。

“没关系，没关系，我吃过了。”章艮一边应和着一边将啤酒箱放在门厅的木地板上，然后换拖鞋。

“真的，章哥，你可别跟我们客气。”男孩缩回头，但声音还是清晰地从厨房传了出来。

“哈哈……”章艮撕开装啤酒的纸箱，取出两听走进厨房。

“哎，管津，给我剥瓣蒜。”女孩对男孩说。

“我不是正在剥葱吗？又没闲着！”

“我跟你说话你总是消极抵制，就没有一次痛快服从过。”

“好好好，我剥蒜我剥蒜。”男孩把刚剥好的葱放到水盆里又去剥蒜。

章艮打开冰箱，里面被塞得严严实实。他只好小心翼翼地取出两个西红柿，然后把两听啤酒塞入刚刚腾出来的空隙中。“我帮你们洗西红柿，哈哈！”说着他将两个西红柿过了过水，放到女孩正在切菜的菜板一角。

“惭愧惭愧……”女孩俊朗的脸上堆满愧疚，那样子像海上日出一样美。

“哈哈……”章艮很绅士地退出厨房，将剩下的啤酒及洗漱用品一起抱进自己的房间。关于厨房和客厅的归属问题，房东早有明确阐述，目前为两家共用，如果再有人租剩下的那间卧室，最终将沦为三家同享，也就是说，每一户房客都对它们拥有平等的使用权。好在章艮屋里有独立的洗手间，至少在这方面不会与任何人产生纠葛。

章艮将啤酒放在阳台一角，把装有洗漱用品的塑料袋扔到茶几上。窗外暮色渐浓，隐约可见的西山被一抹浓浓的黄晕笼罩着，像一片刚刚平静下来的古战场，那黄晕便是还没来得及沉淀的灰尘。写字楼的玻璃幕墙，斑斑驳驳地亮起灯光，仿佛鳞片尽失等待开膛破腹的鲤鱼般矗立在街的两旁。街上也有性急的汽车提早睁开了眼睛，觥筹交错的格外醒目。

章艮打算去客厅打开电视，如果实在没好看的节目，就再到楼

下去走走。果然电视上除了儿童节目便是成人童话般的电视剧，章良决定执行第二个方案。

小区内溜旱冰的少年们，蜻蜓般在花丛与喷水池间的大理石路面上穿梭，老人悠闲地荡着秋千椅，地下车库也像巨大的收容所，仁慈地接纳着一辆辆漂泊良久的钢铁倦汉。小区保安两人一组，迈着整齐的健步，像士兵一样巡逻在花团锦簇的楼宇间。

章良对乙街的社区环境是非常满意的，用这也可以解释，在他付出八千块房租时为何连眉毛都没有皱一下。无论从幽雅、清洁、舒适和安全等任意方面来考虑，乙街公寓在中关村一带都属极品。用房东的话说，这里住的都是影视明星、企业老总和海归创业者……最起码也是像你们这样的公司 vip……

章良不禁苦笑，对这位年逾六十的回迁农民，居然能如此熟练准确地使用这三个英文字母而困惑，可见媒体的灌输能力是不可小视的。章良悠闲地走在草坪间的鹅卵石路上，与外出归来行色匆匆的人们形成鲜明对比。转瞬间，一位华贵少妇在宠物狗的牵引下，扑面而来，由于路窄，两个人都侧了肩，但还是碰到了……

“潘安，潘安……你乱跑什么？看，差一点儿撞到叔叔。”少妇责怪着小狗，同时也算向章良表达了歉意，小狗并不予理睬，像嗅到了海洛因的猎毒犬，鼻子紧贴着草坪向前急驰着，很快这一人一狗便消失于花丛绿草之中。

章良用手掌揉揉刚与人碰撞过的肩部，手掌上居然留下了淡雅的香味，将手掌放到鼻孔边，顿时感到一股直沁心脾的美妙，不禁更让人联想起生活的惬意和生命的伟大。喷泉像小丑般不时变换着鬼脸，池水清澈见底，赤身裸体的鱼儿们害羞地躲避着人们的目光，有些甚至羞红了整个身体。

章良姿态嚣张地倚在水池边的长椅上，像在自己领域内的山大王般，尽兴地呼吸着空气。仿佛此时他才真正体会到，自由对于一个人是多么重要。十余年来，文学事业的怀才不遇与感情上的痛苦付出，已经使章良身心交瘁，另加热心亲友们的好心帮倒忙，更

像哑巴吃黄连,令他苦不堪言。而且章良的每一次抗争,都像一枚枯叶,被无声无息地卷入到风高浪急的漩涡之中。

撤退不等于逃跑,章良暗暗地告诫自己。如果一个人没有信念,像行尸走肉一样了此一生,那是多么恐怖啊!

其实幼时的章良是有极好绘画天赋的,之所以弃画从文还要从小学时的一节作文课说起,那次作文的题目是《我的愿望》。

有本什么书上说,一见钟情是化学反应,那么章良向文学道路转型也该如此,因为在那课堂上,他并非受到谆谆教导,而是一次极不公正的强烈批评,甚至到现在,章良还认为那位老师当时的做法很不开明。那位老师姓李,章良一辈子也不会忘记他,是他把自己引上了这条痛苦不堪的文学不归路。

章良第一次文学创作,是写一篇名字叫做《小红帽续集》的童话故事,大灰狼的原形便是那位姓李的语文老师。这个故事写了两千字,最终由于构思枯竭而胎死腹中。

随着年龄和见识的增长,读初中时的章良已经决定写一部长篇小说了,他要用自己的作品系统客观地反映出受教者与施教者之间深深的代沟,那部小说的名字叫《夕阳亲吻绿地》。花了三年业余时间,在初中毕业时他的小说终于脱稿了。他用绿色的方格稿纸,工工整整地把它抄写一遍,当洋洋洒洒的十五万字整齐地出现在厚厚的一沓稿纸上时,章良品尝到了无限的快乐。章良很快把书稿寄去了出版社。于是满足的成就感和幸福的等待伴随他度过了一个快乐而漫长的暑假。在那个暑假快结束时,章良等到了一所普通高中的录取通知书和出版社的退稿邮件。

那邮件里附一张卡片,卡片上写有这样几句话:

章良同志:

《夕阳亲吻绿地》稿已阅,我们认为距离出版水平甚远,现将书稿退还,请查收。

××出版社 文学编辑室

章良并不气馁，甚至为第一次被人正经地称为同志而激动不已，很快他又带着新的写作计划投入到高中时代的学习和生活中。

章良第二本实际意义上的小说《青春狂舞》共二十万字，是在高中时期完成的，写初稿花了两个月的时间，修改用了将近一年，其间他查阅了大量资料并阅读了部分相关作品，遣词造句可谓精雕细镂，这期间章良明显感觉到，自己的文学造诣在飞跃式提升，同时考取重点大学的实力也几乎被荒废殆尽了。

《青春狂舞》是由章良亲自送到出版社去的。接待他的女编辑对他在文学事业上的执著追求给予高度评价，并对他的年龄深表惊叹，称赞他迟早会成为文坛上举足轻重的人物，同时也告诫他文学这条路走下去会很难，不过执著付出，肯定会有丰厚回报……

章良已经说不清自己当时的神态，只记得在走出出版社时回头张望，见那四层灰头土脸的砖楼，几乎被爬山虎淹没，在四面高楼大厦的对照下，倒更像是人家花园里的一个布景。

章良预料中的没能考上理想的大学，就像他的小说也在预料中的被退稿一样。好在退稿里人家提出了中肯的修改意见及在今后写作思路上的建议。不久，章良整理行装意气风发地来到了部队。军旅生活更坚定了章良走文学道路的信念，在后来章良那部军营题材的长篇大作中，也第一次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学语言，而且和水清也是在那时认识的。

想起水清章良便百感交集……

夜幕已经开始降临了，章良不想让水清的音容笑貌在脑海中浮现，迅速在长椅上坐直身子。喷泉上亮起了流光溢彩的灯，美妙的音乐也随着水声向四面洋溢开来，那旋律是耳熟能详的《回家》。闲散的人们仿佛是受到了音乐的感召，陆陆续续离开花园，章良也欣然加入其列。

“哟，章哥，你真的吃饭了吗？”男孩用手抹抹满是油的嘴唇，将空碗放在一片狼藉的茶几上，对推开门进屋的章良说。

女孩腮帮子鼓鼓的，冲章良表情调皮地点点头。

“你们吃饭，你们吃饭，哈哈……”章良换好拖鞋，走进客厅。
“好丰盛的晚餐，你俩谁的手艺？”

“当然是她啦！”男孩将筷子也放到空碗上。

“你洗菜剥葱的功劳也不能埋没呀！”女孩将口中的饭菜咽下一半，咿哩呜噜地说。

“哈哈……”章良笑着打开自己房门进去了。

……

“刷碗！”女孩咽净嘴里的食物命令式地对男孩说。

“你干什么？”男孩疑惑地问。

“看电视！”

“凭什么？”

“嘻嘻……”女孩用面巾纸擦擦嘴，然后熟练地揽住男孩的脖子娇气地笑着。“要不咱们猜拳，这样公平些。”

“好吧！”男孩同意。

猜拳女孩输了，男孩兴奋地小声欢呼着，从茶几下面找出电视遥控器，然后幸灾乐祸地注视着女孩。

女孩伸手夺过遥控器，故意不耐烦地说：“好啦，现在该去刷碗了吧？”

“为什么？”男孩迷惑了。

“猜拳谁赢谁刷碗，输的看电视呀！”

“我靠，不会吧？”

“只能怪你自己，事先也不问清规定。”女孩得意地依偎在沙发里，打开电视。

男孩则悻悻的开始收拾碗筷。

章良将浴缸放满水，迅速脱光衣服躺进去，沐浴露的泡沫仿佛棉花糖一样逐渐膨胀，很快便几乎吞噬了他的整个身体。

待到章良浴毕裹好睡衣，已经是半个小时以后了。他用手理了理刚擦干的头发，便习惯性地想起了冰箱里的两听啤酒。当章良去

厨房路过客厅时，见两位年轻的房友正在为看电视发生争执。

“人家听得好好的演唱会，你看你！”女孩责怪着。

“还是看球吧！四年才一次呀！”男孩企盼的眼神观察着女孩的表情，但遥控器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控制在了他的手里。

女孩不情愿地摇着头左右张望着，这时她发现了走出来的章良，不禁灵机一动，“让章哥评判，章哥同意看球就看球，同意看演唱会就看演唱会，本来电视就是大家的，不能让某一个人说了算。”

“看新闻联播！”章良斩钉截铁。

“哇塞！”男孩和女孩异口同声并面面相觑。

“哈哈，开个玩笑，开个玩笑。”章良爽朗地笑着走进厨房取出已经有些冰手的啤酒。“你们继续探讨，我不参加意见，我在网上跟人约好了。”说着章良又回到自己的房间。

章良打开电脑边浏览各大媒体的新闻网页，边登陆聊天室。

在吗？

电脑屏幕一角蹦出天外来客简洁的问候语。

在，等你呢！

章良的手指机械地敲打起键盘。

这个星期过得怎么样？

还可以，新工作很轻松，由于老板不熟悉业务，所以对我也很器重，只是离家远了些，而且北京堵车很厉害，每天上下班路上很辛苦。好在我今天搬出来住了，租的房子离公司很近……你呢？也还好吧？

我们这里又刮了一次台风，好厉害呀！

在网页上看到了，真为你担心。

没关系，我们这里的人都是在台风中长大的。

哦，我差点忘了，难怪你们在险恶的商海里都能禁得住惊涛骇浪。

哪里，哪里……你们公司搞什么？具体谈谈。

人物大典，帮人编自传，盗版书……手头正在帮一位作家写自

传。

作家也要你们帮写自传？

当今作家有几个文笔真好的，都是糟蹋别人不计后果，一旦轮到自己就于心不忍了。

哈哈……谈到这方面你就感慨万千。

不是吗？当今整个文艺圈都是一片颓废，你不觉得吗？可惜中华民族的五千年文明史啊！

先圣留言像弯刀，当代文坛风萧萧，不谙廉耻做学问，天下文章乱糟糟。——摘自《阿艮语录》。

哈哈……章艮把抑制不住的笑声打成文字，输送给对方。这时床上的手机响了，《泉水叮咚》的旋律很快弥漫到整间屋子。章艮把电脑放到一边趴到床上去接电话，掀开翻盖见是公司老板愚大智的号码。“喂，是愚总吗？”

“叫我愚哥，跟你说多少回了，还老愚总愚总的，听着多不亲切。”

“哈哈，愚总……不，愚哥，有事儿？”

“我帮你物色个搭档，文章写得还可以，这样就给你以后的工作减轻了一些负担。”

“让愚哥您费心了，我在这里谨代表全家老小向您道谢了！”

“你一天三次直言谏诤，我总不能昏庸到充耳不闻的地步吧？再说了，你光棍一个哪来的全家老小？别跟你愚哥胡拽！”

“哈哈……”

“章艮，”愚大智打断章艮的笑，“你明天能不能提前半小时来？在一楼肯德基一块儿吃个早点，省得到办公室再介绍你们认识显得多生分……我给你打电话就这事儿。”

“行。”

“那就这么说定了。”

“好吧。”章艮准备挂机，忽然又想起句话，忙问道，“哎，等等，他是男的女的？”